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六回 識英雄義結鐵掌李 盜寶賊行刺雍親王

上回書正說到李源學藝。這一天，老俠於成把李源叫過來問：「李源，你的功夫難至上乘，這不是說你不刻苦用功，主要是你資質天賦所限。即便如此，如在江湖路上行端履正，不難成名。徒兒，這有紋銀百兩以做路費，今後要勤習苦練，回到家裡你依然開店為生。不久我派你師弟於秀遷去山東，他的為人我知道，到時候一定還要住你的店，請你替我管教於他。明白嗎？」

「徒兒明白，不過他是我的師弟呀。」老俠長歎一聲道：「唉，你好不明白呀，為師由於練武，不能娶妻延續後代，在武林我是個有志氣的賢士，可在家中我就成了不孝之子。於秀是我的姪子，將來是要他捧著把我埋了呀。可他小小年紀，剛剛進入武林門戶，如此眼空，要是遇上有本領的人物，豈不斷送了他的小命？我十分後怕。為此我讓你管教他，不使我於家絕後哇。」

「孩兒記下就是。什麼時候，您到徒兒那裡去一趟啊？」「有機會我是要去的，你回到家中都問個好吧。」「是，師父。」師徒倆灑淚惜別，在路上非止一日不提。

這天，天色已晚，李源回到油坊鎮，大街上路靜人稀。李源來到店門口一看，可就怔住了，改成「劉家老店」了。自己一想：怎麼我的店歸了別人，誰給我賣的？想到這兒往裡走，進了門洞，一看櫃房裡邊，燈光很亮，算盤珠「劈啪」亂響，帳桌後邊坐著一個人，面黃肌瘦，眼睛也腫啦，腮幫子也都嚙進去啦，右手中指無名指夾著筆管，無神的眼睛盯著賬篇兒。李源一看，啊！是管賬劉山劉三爺。心裡想著，我這個店八成歸劉三了吧？這可讓李源猜對啦。他這一走八年，音訊皆無。李源走的第一年，劉三爺到年底開了清單向李大奶奶交待賬目，盈利多少，開銷多少，花紅多少，饋送多少，一清二白。李大奶奶很相信他，叫他看著辦去。第二年李源還不回來，劉三爺一琢磨，哎喲，可能掌櫃的死在外面了。又想李大奶奶婦道人家，也好欺騙。這一年下來，可就虧空了兩千兩銀子。劉三爺花言巧語，就提買賣做賠了。第三年又賠了。劉三爺到年下拿清單跟李大奶奶說：「今年又賠了錢，大奶奶，櫃上有一點富餘，二年全部賠淨。現在掌櫃的又不回來，這麼大的店，人吃火耗怎麼辦哪？」大奶奶也說：「掌櫃走的時候，跟你做了交待，賠賺我都不管，到時候你別餓著我就行。這個店房，你願怎麼辦，就怎麼辦，我一概不管。」劉三說：「大奶奶，趁早咱把店倒出去得啦？」李大奶奶答道：「行啊！」其實劉三早就下了黑心，想把這買賣倒在他的名下。所以他把門口這塊匾，找人在背面刻上劉家老店字號，一翻個兒，就掛上了。街坊鄰居看著都新鮮，怎麼日進門金的店歸了劉三爺啦。自從這買賣一歸他，省吃儉用，一文錢都不亂花。如果晚上一攏賬，差一個銅錢兒，他寧可一夜不睡，都要找對。八年來白花花銀子足足盈餘一萬兩，每晚都要把幾個銀櫃打開，看看這碼得整整齊齊的二百個銀元寶，才能睡覺。今晚劉三爺正在算帳，從外邊進來個人。他剛要說：「銀錢重地，閒人免進。」抬頭一看，啊！嚇得他魂飛魄散，一哆嗦差點把賬勾了。急忙問道：「掌櫃的回來啦。」李源一看他臉色蠟白，嘴唇直哆嗦，就知道他壞了良心。便問：「老三，你這幾年多受累啦。」「應當的，應當的。」「哈哈，老三，咱這買賣這幾年做賠啦？」劉三一害怕說：「沒賠。掌櫃的，這幾年淨賺白銀一萬多兩，買賣太好啦。」「好，老三，我當年托付於你算對啦！」「謝謝掌櫃的栽培。」「你把帳給我攏一下。」劉三把帳目往總一攏，舊管、新收、開除、實在，「叭叭叭」，帳目有啦：「您看吧，現銀多少，賬目多少是吻合的。」「好，你把銀櫃都扣好鎖上。」劉三一照辦。李源把鑰匙拿過來揣在懷裡，問道：「劉三，這門口的字號匾怎麼改為『劉家老店』啦？」「唉，您別提啦。您這窮朋友親戚太多，借錢的踢破門坎兒，開始還能對付，後來簡直沒辦法啦，我才想了這麼個辦法，把匾的另一面刻上『劉家老店』，說這店兒給我啦。」

李源哈哈一笑說：「好主意。」劉三馬上叫人拿高凳，把匾再翻過。李源道：「你記住這件事，將來李源傷了人命啦，還把『劉家老店』再翻過來。」後話休提。李源這才來到跨院見李大奶奶，夫妻倆把所有的事都說啦。

次日，李源來到櫃房。劉三心裡七上八下，以為飯碗子保不住啦，說：「掌櫃的您查查帳吧？」李源搖搖頭說：「老三，帳我不查，你這幾年太辛苦了，大家都辛苦，我也必須有份人情。你把店裡的伙計，一個不剩全叫到櫃房來。」時間不大全來了，都見過掌櫃的，李源眼望大家說：「同仁們，這八年的光景，我沒跟大家在一起，大家受累啦。尤其是我這劉三兄弟，他更是操勞。從今天起，劉三兄弟升為李家店的二掌櫃。凡是用人、散人、擴充、添置，一切大事，他說了就算，不用再徵得我的同意。由他再推薦一位寫帳的先生，只要心好就得，手底下差點兒沒關係，由劉三兄弟慢慢教導。其餘人員該幹什麼還幹什麼。這幾年除本淨剩一萬二千兩銀子，我只要五千兩擴充咱們的店舖，劉三兄弟分三千兩，其餘四千兩由劉三兄弟分給大家。」劉三聽了感激得熱淚直流，大家都過來向李源道謝。劉三這回又打起精神來。把東西兩院完全蓋起客房。李源把學藝經過都告訴了劉三，劉三爺叫一個精明強幹的伙計在後院侍奉客人。

沒有多少天，於秀保鏢來到李家老店。劉三爺從櫃房出來，先派伙計讓於老客到後院，其餘的都讓到西跨院，鏢子都趕到後院。伙計侍候於秀擦臉嗽口喝茶吃飯。還不時的打量著於秀：「老客是保鏢的大管爺？」「一點兒錯沒有。」「失敬失敬。」「不必客氣，你們掌櫃的姓李吧。」「不錯，看來您是老顧主兒，不然您不知道。」「你們掌櫃的跟你們說過嗎，他在八年前叫人家給打啦。」「嘿！大管爺，我們掌櫃的一年到頭掛在嘴皮兒上，說當初有位山西於老客把他打吐血啦，他總想給於老客道道謝，就是人家不來啦。」「為什麼還要道謝？」「老客，您還不明白嗎？唯敵我者是輔我。我們掌櫃的自被打以後，破釜沉舟，臥薪嚐膽。以後練鞭，這功夫練的真叫棒啊！打個人跟打豆腐似的，總盼著那位老客來，狠狠地揍他一頓，不就道謝了嗎？」「哼，敢情揍人是道謝呀。巧啦，當初揍他的，就是我老西。來呀，叫他出來道謝吧。」「喲，大管爺，就是您哪？行啦，您趕忙去廁所先方便方便。」「幹什麼？」「回頭省得我們掌櫃的把您大便打出來。」「哼，量他也不是對手，你快叫他去。」

伙計答應著走後不久，李源樂呵呵地進來說：「於老客，久違啦。」「來吧，咱們倆人到院裡來。」「好哇。」兩個人到當院，李源一抱拳說：「請吧。」「等一等，李掌櫃，你還沒立字據哪。」李源一想，他還沒忘當年的事哪。「好吧。」兩個人都立了字據，然後站在院中。於秀往前湊步，左手晃面門，右手掛風聲，照定李源就打。李源胸有成竹，微然往左一滑步，右手穿掌，順著於秀的右臂外邊往前直插，隨著右手一擡，左手照著於秀的前胸，「啪」，這一掌就打上啦，「噠噠噠」於秀退出四、五步，「撲通」就躺在地下，「哇」的一聲口吐鮮血。

李源叫過幾個伙計攙起於秀，在院裡來回的溜圈，好半天這口氣才喘上來。於秀直哼唧，面色發白，順嘴角流血，說話可就沒勁啦：「好哇，老西上你們這住店，平白無故的把我打吐血，這是老虎店吃人哪？咱們到千總衙門打官司去。」李源把他扶進屋，嗽了口，把那上好治內傷的獨門藥讓他吃下去。李源這才大笑著說道：「師弟，莫怪我，這可是老爺子叫我打你的。」

「別套近乎，誰是你的師弟！」「師弟，不是套近乎。」李源就把八年的事全說啦。「師弟，不然我能勝你嗎？兄弟，我扶著你上家裡去，叫你嫂子帶人侍候你。這支鏢我給你保了去。」於秀來到當院，見過嫂嫂。大奶奶精心照顧，直埋怨李源。次日，李源押鏢趕路到了地點，交了鏢，取了收條，返回家中，一同看護於秀，直到傷好。夫妻又買了好多禮物，李源送他們回山西見老俠。以後李源出外闖蕩又是八年，也搭著有於老俠的威名罩著，交了很多俠義賓朋，大家給賀了號，叫「展翅金雕鐵掌李源」，回到家中就算成名啦。現在六十多歲，跟前有兩個兒子。長子李永，外號「金頭獅子」，次子李寬叫「銀頭獅子」。

話把何滔滔不絕，把事情說完了。王爺可接著問：「何伙計，那你們為什麼叫『英雄把式店』？」「噢，這可不是自己掛的。老東家揮金似土，仗義疏財，交朋友血心熱膽。凡是南來的北往的，只要是武林英雄，白吃白喝，缺路費還要給路費。開始還有人說閒話，『這是沽名釣譽』。可這麼多年始終如一，綠林朋友這才佩服。」王爺直搖頭說：「何伙計，你這話不對呀。」

「老客兒，我什麼地方說錯啦？」「我們來的時候，就有個賣藝的，落到長街，賣膏藥沒人買，我給錢還有人不叫給錢，他為什麼不到這兒來呀？」「嗨，您別提啦。說真的，武林也有規矩，這個賣藝的來到油坊鎮，就該懂得規矩，他首先打聽本地有沒有

子弟老師傅，要有的話他應該進門道辛苦。他願意開場子，本地老師傅必要幫忙；不願意，缺個路費十兩八兩的，本地師傅必要幫著湊，不能讓朋友困在此地。可這位賣藝的來了，黑不提，白不提，要硬胳膊，打開場子就要錢。有人告訴老東家，這是瞧不起您。老東家也說得好，『姓李的一生指著朋友，我怎能往人家粥鍋裡撒沙子。他上咱這來了，咱就幫著湊，他不來，也得叫他掙錢吃飯』。沒想到我們二少爺李寬背著老人家去啦，不讓鄉親們買藥，為的是叫賣藝的到店裡來。您一給錢，無形中抹了我們把式店的黑。這不二少爺回來啦，我家老東家很生氣，正在書房訓子呢。」

「可我們住別的店，怎麼住不上？」「這不明擺的事，看您二位是練家子，就為的是請您到把式店來。」嘿，話把何薄片嘴兒真能聊哇。王爺想了一下，道：「你們東家在哪兒住？」「告訴您吧，就在東院，兩所四合院。您別不愛聽，比您家可寬敞多啦。」海川一聽心裡暗笑，兩所四合院就比王府寬敞？我住的教師府，也比這店大得多呀。王爺倒不計較，只是王爺想見見這位老東家，跟老東家攀談，海川也有這心意。知道李源是於老俠的高徒，王爺跟話把何商量：「能把老東家請來見個面嗎？」話把何打量王爺問：「客人怎麼稱呼？」「北京人，名叫胤禎。」「這位呢？」「他姓童名林表字海川。」

「啊，原來是胤童二位老客，您要見老東家是可以的，可有一個條件。」「什麼條件？」「就是別提武術二字。」「為什麼呀？」「我們老東家有個脾氣，不管他天王大地，誰要一提會武藝，老東家非揍他不成。如果要是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撇唇咧嘴，七個不服，八個不忿，那我們老東家揍他就要狠一些。喂！要像您這位童老客，穿著打扮土裡土氣，呆頭呆腦，像個老趕、怯勺，打得就輕多啦，頂多打個嘴啃地狗吃屎。我也知道您二位會個三角毛兒四鬥兒，打個旋風腳，折個筋車兒跟頭什麼的，可我們東家叫鐵掌李呀，真要打上，腿折胳膊爛。我沒趕上，前些年真把住店的給打得吐血呀。」話把何只是信口開河。要知道童林是個暴脾氣，他也好勝啊，也是從來不服人的主兒。他想這個伙計說話夠損的，把我打個狗吃屎？」伙計，你們老東家沒能為，我們還不請哪，衝你這一說，我們非請不可。」「好，童老客，您別發火呀，回頭暴發火眼，還得買眼藥去。我這就去請，您稍候吧。」「好極啦，有勞有勞。」

話把何來到東院書房門口，就聽見老員外這兒正訓兒子呢。李寬正在述說：「爹爹，孩兒不讓鄉親們買藥，是設法把他請到店裡來款待，沒想到出來二位給錢的，一氣之下才進場子質問。唉，總怨孩兒沒經驗，賣藝的給我練了一招倒拿毛，踢了我一個跟頭。孩兒只是告訴爹爹一聲，並不是想請您給孩兒找回臉面。您不要生這麼大的氣啦。以後孩兒再不敢啦。」老英雄面沉似水：「哼，這麼說為父委屈你啦？你這奴才就桀驁不馴，把父教當做耳旁風，在外面惹是生非，回來還要犢嘴，真正可惡。」大少爺李永在旁邊也勸：「爹爹，弟弟知錯認錯，已經改了就成了。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您別生氣啦。」老俠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，孩子們，當年唐太宗李世民，身為皇帝，教育他的兒子李治就談過，創業難，守業尤難。民猶水也，能載舟也能覆舟。我父子怎比唐王，可也講大比小哇。為父仗你師祖的蔭德，得來這點點名譽，實非容易。多年來為父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才有今日。你去攬人家的場子，鄉親們背地裡必然議論說，『李源父子獨霸油坊鎮，不允許同行同業吃飯。』這樣豈不把一世英名付於流水？再說那位賣藝的到處行走闖蕩江湖，見著綠林同道，說為父飛揚拔扈，欺行霸市，一旦張揚出去，叫為父如何見人！別看事情小，見微而知著。不是為父不容你們的過錯，將來你們到了父親這歲數，就明白啦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何二進了屋說：「東家，有點事跟您提一下，剛才在街上給賣藝人銀子的兩位客人住在咱們的後院正房啦。」老俠臉往下一沉：「他住店給店錢，吃飯給飯錢，告訴我幹什麼？」「老爺子，您不知道哇，他們剛坐下就問什麼叫『英雄把式店』。」「你怎麼說的？」「問他們是從哪來的，姓什麼，叫什麼？一位叫胤禎，北京的；一位叫童林，京南霸州的。那位姓胤的倒沒說什麼，可這姓童的不怎麼樂意。他說一個鄉間的笨藝，笨手笨腳的也要稱霸一方，會兩下武藝叫個把式店都有點過頭，怎麼還叫英雄把式店哪？加上英雄二字，那真得是在武林有份的好漢子。只能欺負打把式賣藝的人物，應該把英雄兩個字改一下。我問他『改什麼』？他說『英雄』改成『狗熊』，叫『狗熊把式店』。」老俠一聽，很生氣，剛要發作，可一想不對呀，何老二素常花言巧語，許是他胡編的。便問：「何老二，這些話我看不是人家說的，倒像是你說的？」「喲，老當家，我在店裡這麼多年，怎能說這種話呀。還有難聽的哪，我不敢說啦。」「你只管說，我不怪罪你。」

「我跟二位客人解釋。我說『二位客人取笑了，談句文言話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十步以內必有芳草。』那個鄉下人說：『你快去把你們老東家提了來，我們見識見識，看他是否長得三頭六臂七手八腳，是個什麼怪物？』老爺子，您說這話可氣不可氣？小的沒法，才來稟報於您。」李源聽完何二的話，不覺勃然大怒。

再說，話把何二為什麼挑事呢？原來，李寬去趙勝那兒時，有好幾個伙計都在看，何二也在其內，沒想到李寬被打啦。何二他們准知道這二位要住店，所以往回走的時候，他們挨著告訴各店，這兩位住宿你們都別留，把他倆擠到我們店去，好讓老東家揍他們。何二他們心裡總認為李老俠打童林和王爺是易如反掌。打了這二位好給二公子李寬出口氣。

現在老俠李源發怒啦：「何老二，你可別撒謊。」「老爺子，您再想想，事要三思免得後悔呀。人家可不含糊，您要琢磨著不成，乾脆就忍了吧。」

喝，這個何老二可把李老俠的火激起來了！「不必多言，快去。」「是！」

話把何來到海川的房中。海川問：「怎麼樣，你們的東家賞臉嗎？」「老客，您這是什麼話，老東家這就出來。可有一樣，我剛出房門，就聽見屋裡老東家吱吱吱的咬牙哪。」「噢，這是為什麼？」「客人是不知道哇，我們東家一咬牙，打上人就吐血，不死必傷。」王爺在旁邊一聽，心裡直嘖嘖，海川能敵過嗎？何二出來又到書房傳話：「老東家，我跟客人一提，他們倒是願意跟您見面。可我一出來，就聽那位有氣派的客人對那位老趕客人說：『你先揍他。你要不行，我再來。』老東家，我真替您捏把汗，要不您先離開店裡到朋友家躲兩天，客人走啦，您再回來。」「不！我定要會會這兩位客人。」

何二同老俠來到房門口，撩起簾子：「老東家請吧。」王爺海川全都站起來了，一看李源，中等身材，雙肩抱攏，身穿米色綢長衫，白綿綢褲子，高靴襪，福字履，粉白厚底。頭頂稍微有點兒歇，花白剪子股的小辮兒丟在腦後。

赤紅臉，神采奕奕。兩道濃眉，一雙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垂輪，花白鬚鬚飄灑胸前，很有氣派。

李源一看王爺，雍容華貴，自有威嚴。海川渾金璞玉，顯出練武功底的堅實。李老英雄不敢小瞧，口稱：「二位老客，小老兒接待來遲，怠慢怠慢。」

王爺海川也都站起來，抱拳當胸：「老東家，打攪打攪。」「老客太客氣了，請坐吧。」三位坐好。老俠可不敢大意，問道：「二位客人從何方至此？」

王爺趕忙回答：「我們是從北京來，要到山東訪友。」「噢，您貴姓？」「在下名喚胤禎，這是我的伙計，童林童海川。祖居京南霸州童家村。」「噢，童老客，聽說您二位街上給了賣藝的銀錢哪？」童海川把話可就接過來了：「不錯，我們主僕看他短缺盤纏，好武的應該體諒好武的，所以給他一點錢，不過差一點被令郎給攪啦。」「哈哈，聽童老客的話音，有些責備老朽教子不嚴。在下已經訓斥於他。不過咱們武林道也有道規嘛。在下在這油坊鎮一帶大小也有個名兒，他應該先到在下的寒舍來一趟，示意示意，才是正理。」

「老英雄此言差矣，那賣藝的果真有買禮物的錢用來示意，又何必舍臉賣藝哪。飽漢不知餓漢饑。小子在江湖困窘多年，若非好心人相扶，早已死於溝壑之中了。」李源聽了點頭：「這也難怪呀。童老客練武多年，師門出自哪裡，貴老師是哪一位？」海川一笑道：「我沒有師父。出自仙傳。」李源一聽，很不樂意。心想：練武的沒有仙傳這麼一說，這是看我不配知道？怨不得何二說這老趕厲害。看他二目含著，內力驚人，不是一般的武藝。便笑道：「哈哈，仙傳武藝，定高一籌，您的門戶哪？」「門戶尚且沒有，奉師命自立門戶，自創一門武術。」李源這次可生氣啦。心想：你這是開玩笑，就衝你衣不驚人，貌不壓眾，另立門戶？我們爺們多大名氣，才能在江湖武林中立足，有一席之地。你這人口氣太大啦。便說道：「童老客自立門戶，武功當有獨到之處。遇

高人不能交臂而過，想請閣下留兩手功夫，不知足下可允諾？」海川點頭回答：「愚下也願獻丑，請吧。」

話把何從外面把簾子掀起來。三位一齊往外走，東面有個月亮門，穿過去北邊是一片精緻的瓦房，燈光明亮。進來一瞧，五間一通連的房子好寬敞，擺的兵器架子，架子上放著各種兵器，擦得鏗明瓦亮。三合土砸的地十分平坦。李源叫何二回去，把門一關，問道：「董老師，您二位哪個先來呀？」

王爺含糊地說：「先讓我的伙計來吧。」海川過來道：「老俠客，自然是在下奉陪了。」說著轉到下面，左手掌在前，右手掌在後護住中穴，龍驤虎視：「老英雄請吧。」李源一看海川的式子眼生得很，不敢疏忽大意，往下一矮身，正面衝海川，兩臂下垂，兩掌平伸，左腳在前，右腳踩黃瓜架，「唰唰」就是兩個圓圈，身法很快，李源進步用右手臂拳照定海川面門就打，人家叫鐵掌李，掌掛一團風就到啦。海川並不慌忙，左手用一招「白虎洗臉」，一按李源的腕子，右步中插，反手錘打李源的小腹，李源「老虎坐坡」，出去五尺。二位插招換式打在一處。

海川心想：「這位大名鼎鼎的鐵掌李，功夫是不錯，可比自己就不行啦。不過我初入江湖，不能樹敵，再說李源是西方老俠的弟子，正門正戶，我要交這個朋友哇。」想到這兒，看李源右手掌奔胃脘打來，海川用一招收腹合胸，身體沒動，胸部放鬆，左手一鎖，右手直奔前胸，李源覺察到上當了，可就晚啦。海川掌鋒已經觸及李源的胸部，一個急刹，「唰」的一下，縱身出去有五尺，一抱拳道：「老英雄，我輸啦。」王爺根本沒看出來。李源臉一紅，可就木在那裡了。「哎呀，想自己練武，受老恩師栽培，多年來大風大浪我可都沒怕過，怎麼老了老了倒栽啦，豈不把一世英名付於流水。再看董林站在眼前，臉上絲毫沒得意的樣子。

「這個年輕人可不一般，像我李源這樣的人物，他已經把我贏啦，搬倒大樹有柴燒，為什麼不把我打倒在地哪？看來這個年輕人武德甚佳呀。」想到這裡，看董林站在自己身旁，確是一條渾金璞玉的好漢子，便道：「唉，董師傅，你年紀不大，很有武德，將來萬里騰搏，前程似錦。我要有你這麼個兄弟，我夠多高興啊。」董林也是喜愛李源的為人：「老人家，您真看得起我董林，願與您結為義兄弟。」「哎呀，那哥哥我可求之不得呀。」「兄長請上，受弟一拜。」董林心眼實啊，趴地下就磕頭。李源受了八個頭：「兄弟，你先起來，對你的一切，我還不知道。咱們前面說話。」王爺過來了：「老俠客，海川能跟你結為兄弟，平生之願也。我給你們二位道喜。」「不，不，不敢當，胤老客太客氣啦。」海川這才過來道：「哥哥，小弟的一切，一會兒到前邊奉告兄長，不過現在先要跟您提一件事，您知道他老人家是誰呀？」

「愚兄不知。」「他就是當今萬歲爺康熙聖上第四皇子，固山多羅貝勒府，雍親王爺。哥哥，您上前見過吧。」老俠一聽，心裡「轟」的一下，趕緊探衣跪倒：「王爺貴足踏賤地，笨民在王爺面前如此放肆，死罪死罪，在王爺面前請罪。」王爺雙手抱住：「老俠客，請起。此番隨海川到山東，微服而來，不可聲張，倘被他人知道，多有不便，請老俠不可傳揚出去。今天得遇老俠，結識你這風塵人物，實乃三生有幸。」李源連連答應，請王爺一同到前邊書房。來到書房，李源叫人把李永、李寬叫來，先給王爺行禮，然後拜見叔父海川。海川囑咐李寬不要再惹是非啦，李寬啞啞答應。

李源叫兩個孩子到後面見母親，說叔叔到後堂來見。海川由李老俠陪著到後面見了嫂嫂，然後出來。外面已備下豐盛酒飯。爺仨落坐吃酒，海川才把自己的事情從頭至尾講到現在陪王爺下山東。李源聽了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賢弟，我們真是一家人哪。侯家兩位老俠也是愚兄的至交好友。」「怎麼？哥哥也認識他們？」李老俠點頭，把結交之事細說了一遍。

原來李老俠與侯老俠曾結金蘭之好，過從甚密。王爺一聽很高興：「海川，你給老哥哥道謝，咱們明天一同去山東吧。」海川離席行禮，李老俠扶住歸座，「王爺，您說到草民心裡去啦，兄弟海川的事，就是草民我的事。為了捕盜誦寶，草民也應該為兄弟盡些力量。」吃完飯，殘席撤下，爺仨喝茶談話兒，外邊下更到二鼓啦。「海川，侍候王爺睡覺，明天還要趕路哪。」

海川把王爺的寢具備好，請王爺在裡屋休息，然後哥兒倆說了一陣子話，李老俠告辭。

海川把隔扇門對好，把燈熄滅了，就在外屋八仙桌兒旁邊的大椅子上，盤膝打坐，閉目吸氣養神。天交三鼓，突然間有衣襟帶風的聲音，「唰——」

落地無聲，（看來這位的功夫還不錯哪。）跟著躡足潛蹤奔南客廳來啦。海川納悶兒，什麼人哪，為什麼要到我這屋來？他仔細一看，好像外面的夜行人用匕首順著門縫撥門門，海川根本沒插門管兒。那人雙手托著門帶輕輕地推開兩扇門，一點兒聲音都沒有。海川攏目神一看來人，中等身材，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，寸排骨頭紐兒，絨繩勒住十字絆，胸前雙搭蝴蝶扣兒，背後雙垂燈籠穗兒，一巴掌寬的板帶繫腰，兜襠褲，薄底窄勒青靴子，絹帕纏頭，白淨臉兒斜背小包袱，手持一對跨花欄，矮身形蹲在門口往裡瞧。海川看這個人有些面熟。啊，他想起來啦，「這不是八卦山的少莊主小粉蝶韓寶嗎？哎呀，國寶是不是他給偷去啦？」（這回海川可猜對啦。）

韓寶、吳志廣在王府背著賀豹回到前門五牌樓打磨廠店裡，他們自己就帶著專治跌打損傷的好藥，讓賀豹吃下去。三天以後，三個人商量僱一輛篷車，把賀豹送回雲南，賀豹也樂意。又養了幾天，賀豹能照顧自己啦，他們商量如何找董林報仇。仨人也明白明殺暗刺都不成，韓寶最後出了個主意：「哥哥，咱們設法入大內皇宮，把皇上家的國寶偷它一件，留下董林的名字。只要皇上把董林一殺，然後咱就獻國寶請死，絕不含糊。」吳志廣一想：「好吧，就這麼乾。」

他們倆有時白天，有時晚上，在紫禁城周圍踩道，怎麼進怎麼出，胸有成竹啦。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的晚上，韓寶事先寫好了迷惑人的八句詩，用油紙包好。耗到二更天，兩個人起來，把包袱背好，後窗戶支開，兩人打手式，飛身出來，擰腰上房。施展開矯捷身法，躡縱跳躍，滾脊爬坡。夜色濛濛，如同兩縷煙兒，往正北直奔裡城。「燕子三抄水」，越過護城河，施展「狸貓登樹」的功夫，「唵唵唵」上了城牆。來到裡首，往下觀看，萬家燈火已寂，百姓入了夢鄉，長街之上，三三兩兩巡更走夜之人也不放在心上。二人下城牆隱蔽身形上民房，來到沙灘兒，直逼護城河。隔河相望，火槍手四人一排，在城根往返巡邏。兩個人換好水衣水褲，一打手勢，挨進護城河水啦。好功夫，一點水聲都沒有。潛著身體，搖頭換氣，來到裡岸，慢慢地爬上來，仔細查看火槍營的兵卒，越過火槍道，施展狸貓登樹枝的功夫上城牆，在多角樓下，隱蔽身形。換了夜行衣，用油綢子包好水衣背在身上，這才飛身下禁城。

宮殿巍峨，在底下往上看不太險，可要站在殿脊往下看都暈哪。不過哥倆的功夫確實不錯，走一個地方，用粉漏子做點痕跡。就這樣各處窺視，他們倆誤入寧壽宮。偏殿之內，燈火通明。時逢恰巧，胡總管把一切備好，派兩名小太監看守值班，他帶著徒弟徒孫喝酒去啦。這兩個小太監貪睡。兩個人商量，吳志廣巡風，韓寶下手。只見他飄身下來，為了縮小目標，在院子裡施展蛇行術，來到切近，掏出薰香盒子，打火點著關嚴，順著門縫，捅進去一拉仙鶴腿，「唵——」濃煙可就進來啦。時間不大，聽見裡邊打了兩個噴嚏，就知道成功啦。然後收起薰香盒子，自己聞瞭解藥，用手托著門帶，推開了門，韓寶走著矮步進了更衣殿。他的眼睛有些不夠用了，正面八扇圍屏，紫檀木雕刻五龍圍繞，圍屏心兒上的山水人物，全是點翠鑲嵌。前邊的寶座，御座前的紫檀木的御案，五色天然大理石心。殿角牆上掛著福壽字幅，都是御筆。牆上掛的全是唐、宋、元、明的名人字畫。有虞世南、褚遂良的字，韓乾的馬，戴嵩的牛，懷素的狂草，李今時的山水，唐伯虎的仕女，真是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北牆是漢玉八仙人兒一堂，栩栩如生。南牆多寶閣內是俎豆鐘鼎之物，還有珍奇古玩，各色奇珠異寶。正面都是紫檀的頂箱立櫃金飾件，上有標籤號頭。二尺八的澄漿磚墁地。圍屏兩旁是兩盞大獸燈，罩著紗罩兒，畫的是四季花，底下是花梨木底座兒，雕刻五龍抱柱。

韓寶一眼可就看見了悲翠鴛鴦鐲，霞光萬道，瑞彩千條。韓寶飛身過來，一看就知道是至寶，他用原來的錦墊兒包好，掏紙條壓好。把鐲子用油綢子包嚴，往懷裡揣好。墊步擰腰出了大殿。吳志廣又擔心又害怕，心想怎麼這樣長的時間，一看韓寶飛身上大殿，知道成功啦，打手勢，按原來的路線，躲過火槍營，竄進護城河。來到東岸，飛上民房，換了夜行衣，出內城，越過護城河，回到打磨廠店房。

從後窗戶進去，兩個人也不敢點燈，摸著黑兒鑽到八仙桌底下，才掏出國寶細看沒錯啦，便把國寶放在桌子上。韓寶說：「哥

哥，您帶起來吧。」

吳志廣一擺手：「你知道我心粗，毀壞國寶就不能補救了。還是你帶著。」

韓寶帶起來，稍事休息，天光大亮，兩個人梳洗已畢，出了店房，找地方吃點東西，才來到北城根王府切近，隱蔽身形看著。果然湯雲、何貴押童林出來，有些百姓議論紛紛。他們倆跟著到協尉官廳，又跟到北衙門，到刑部。

沒想到只打了一天的官司，讓童林帶罪捕盜。韓寶、吳志廣一想：這可壞了，畫虎不成反類犬。韓寶擺了擺頭說：「哥哥，即便是童林捕盜，他也不知道是我弟兄辦的。咱們看他上哪兒捕盜去。」他們看見童林、王爺出了北京，便算還店飯帳，也尾隨於後直到油坊鎮，這一切他們都看在眼裡。來在英雄把式店，兩個人剛要往裡走，伙計從裡邊出來問：「兩位爺台住店嗎？往裡請。」韓寶道：「伙計，有跨院嗎？」「西院北房三間，也寬敞，也乾淨，您隨我來。」韓寶、吳志廣在由月亮門往西院的時候，發現海川他們爺倆在正房屋內。他們住在西院北屋，小包袱放下，先用布擲子抽抽身上的土，然後擦臉、嗽口、喝茶，讓伙計給準備飯。「伙計，你們這飯菜怎麼上得這麼慢哪？」「爺台等久啦，真抱歉。因為我們老當家要招待兩位朋友，這樣就耽誤您吃飯啦。」「什麼朋友這麼尊貴？」「唉，您不知道，我們老東家是江湖上成名的大俠，姓李名源，人稱展翅金雕鐵掌李。老人家專門結交綠林好漢，這不是剛才還跟從北京來的朋友比武哪。幾位一見如故，拜了義兄弟，把朋友請到我們東家的府上去啦。」「噢，那你們東家把朋友請走，為什麼還讓店裡準備飯菜呀？」「哈哈，爺台還是真愛刨根問底。」「沒事閒聊嘛。」

「您不知道，我們東家就住在東院，南北兩所大四合房哪。」「噢，這就難怪啦。你不說我們外鄉人怎能知道哇。」伙計侍候著吃完飯，殘席撤去。

兩個人合計，「哥哥，您看怎麼辦？」吳志廣想了想：「賢弟，咱們明天就遠走高飛，離他們越遠越好。他童林百日限期滿後，就要領罪呀。」韓寶搖頭：「您真糊塗，要是沒有那個王爺，當然領罪，有了他可就不一樣啦。看來這個王爺最討厭，咱們要殺童林是不容易，可設法治死這個王爺還不那麼難吧。一會兒我踩踩道，天趁人願，殺了王爺，那童林必死無疑。咱們倆本就是剛罪，難道還有兩個剛罪嗎？」吳志廣一聽，把心一橫，說道：「對，一個羊是趕，兩個羊是放，身子掉井裡，耳朵還掛得住嗎？」韓寶笑啦，說道：「好哥哥，您粗心別去，我到東院看看。」吳志廣點頭同意。韓寶從後窗戶出去，擰腰上房，施展輕功來到東院。他也知道童林、李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所以一點兒聲響都沒有。王爺他們三位還在飲酒談心。

韓寶抽身回來，耗到二更天以後，兩個人換好夜行衣，包袱背在身上，燈光熄滅，從後窗戶出來，拔腰上房。星斗滿天，涼風陣陣，二人躡蹤跳躍，提氣輕身，直奔東院。吳志廣在西房後坡巡風，韓寶飛身下來，走著矮子步來到門口，伸手拔出匕首，撥了撥門插管，裡邊兒並沒插著。他帶好匕首，才把雙門推開，把軍刀包袱打開，雙手一分跨花欄，擺目神正看童林，真是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。他也知道童林厲害，雙手一合，腳尖兒一蹬地，「唻」的一聲，竄到海川切近，「猛虎出門」，雙刀奔海川胸前便紮。海川心裡也正在想，這國寶定是他盜的，海川丹田裡一攢勁，身體「唻」的一下就起來啦，腳尖一落地，高聲喊道：「大膽韓寶，盜走國寶，還敢前來行刺。」海川雙手一搭他的肩頭，韓寶「燕子分雲」，海川就勢撤雙手蜷起右腿，照韓寶胸前便打。「嘍」的一聲，韓寶就是一個滾兒，「鯉魚打挺」起來之後擰腰奔院中。海川伸手拿雙鉞，飛身出來。再看韓寶「大鵬展翅」，分雙欄一瞪眼說道：「姓童的，國寶乃小太爺所盜，你敢把小太爺怎樣？」海川一聽，心裡可高興了，詐出你的實話，你住家有門兒，開舖子有板兒，我倒有了准目標兒啦。「韓寶，這官司你打了吧。」海川往前搶步。韓寶左手晃面門，右手「順手推舟」奔海川的前胸，海川往左一滑步，右手鉞一支，左手鉞就擄。韓寶一矮身，海川用左腳照他左邊小腹就踹。這叫「雞登步」，韓寶躲不開，應聲而倒。海川一飛身來到切近，想用鉞把他紮傷。吳志廣踩中脊飛身而下，照定海川斜肩帶背就刺。海川左腳當軸兒，一轉身左手鉞一掛，左腳紮根，用右腳踩一腿，「嘍」，吳志廣也是一溜滾兒。這時韓寶起來，海川雙鉞一加緊，心中想道，若憑我的本領贏他們倆是有餘，可想拿他們兩個很不容易。正在作難，忽聽得北房上，有人咳嗽一聲：「賢弟，與什麼人動手？」海川一聽是老哥哥李源，急忙大聲喊道：「老哥哥快來，這是盜國寶的賊人，別讓他跑了。」老俠從房上飄然而下。韓寶一掉臉，用右手照老俠面門就打，老俠雙手一攔兩頭，當中一崩他的手腕，韓寶一撤，老俠左手把一撤，右手單提棒，輪起來一抽，正是韓寶的腰上，「啪」一下，把韓寶打出一溜滾去。韓寶躡上東房，吳志廣上了西房。

老俠李源讓海川照顧王爺，自己飛身上房追了下來，眨眼間來到村口，老俠高聲喊：「欽犯往哪裡逃走！」韓寶嚇得魂不附體，急急如喪家之犬，忙忙似漏網之魚，腳下攢勁，「沙沙沙」飛也似的狂奔。老俠把騰蛇棒扛在肩頭，微微一伏腰，腳步加緊。韓寶一看要壞，又一看南邊大片的莊稼地。

「吱溜」就鑽了進去。老俠一想拿不住他多栽呀，往前一探步，左手棒一掄，「唔」的一下，正打在一個人的腿上。「撲通」這個人就趴下啦。老俠用膝蓋一頂他的腰眼兒，掐折他的絨繩，抹肩頭攏二臂，四馬倒攢蹄給捆上啦：「鼠輩，竟敢盜國寶逞凶，這官司你打了吧。」就聽見這個人說話，是江南口音：「哎呀，師父，是我哇。我只是偷過您二十兩銀子，怎麼就要把我送官哪？」「啊！」老俠低頭一看：「冤家，是你呀！」貓腰把綁繩就給解開啦。這個人站起來把絨繩係好，趴地下磕頭：「哎呀，弟子有禮，您老人家為什麼見面就打我呀？」

這個人中等的個兒頭，細條的身材，很靈便。長圓的臉膛兒，兩道細長的眉毛，瞳仁發亮，越黑天越發亮。穿著一身藍，腰裡別著一口刀，這刀有尖兒沒有刃兒，刀背刀刃都一樣，騎著走三里地都刺下了屁股。把這刀往牆的磚縫裡插，來回一晃搖，磚就活動了，如果挖窟窿偷人最合適，所以這口刀叫「搖山動」。這個人姓孔名秀字春芳，有個外號叫「走遍天下無遮攔探囊取物」，他是揚州人。孔秀小時候，家裡很苦。在他八歲那年，由於鬧瘟疫，父母雙雙去世。上無三親，下無六故，孩子就在街上要飯充饑。鈔關街上有兩座大廟，西邊是老道廟，叫他「玉頂九龍觀」；東邊兒是和尚廟，叫「龍泉寺」，方丈名叫普照。有個外號叫「長眉羅漢鐵背禪師」，很好的功夫，他就是童林的二師哥。這座大廟的山門外，左右有兩根大旗桿，高有一丈八尺，十幾道鐵箍，底下兩塊大灰桿石。孔秀總和他一般大的孩子，爬這兩根旗桿，孔秀身體靈便，比誰都爬得快。每次爬的時候，影壁旁邊站著個矮個兒小老頭兒，瘦小枯乾花白鬍子，穿著一身米色綢長衫，繭綢褲褂，福字履，笑瞇瞇地看著孔秀。有時候也給孔秀幾個錢，叫他買吃的。這天孔秀爬完要走。

老頭走了過來叫道：「孔秀哇！你還沒吃飯吧？」「嗯，這就討去。」「來來來，你到我這裡來。」孔秀答應著跟隨老頭來到東院，到了北屋，老頭叫孔秀等著，時間不大，叫孔秀到房去吃飯，吃完以後來到北屋。孔秀磕頭說道：「我謝謝您老爺子。」「不謝不謝。你家裡還有什麼人哪？」「家裡只剩下我一人，其餘的全部死絕了。」「孩子你也應該學一技之長啊。」「老爺子，不要擔心，我現在對當乞丐很有些能耐的。」老人搖頭說道：「孔秀哇，乞討不是長久之計，別的你都沒有學呀，即便是偷人家，沒有師父也是行不通的。」

原來這位老英雄姓陶名潤字少仙，有個外號叫神手東方朔。他弟兄兩個，都是橫跳黃河豎跳海，萬丈高樓用腳踩，日走千家夜進百戶，偷富而濟貧，做了很多善舉的人。老二現在揚州北邊開了個大店，日進門金，姓陶名榮字少華，有個外號叫「狸貓草上飛」。前十年就給哥哥揹信，叫他去店裡享福，可大爺為人耿直，不願給兄弟找麻煩。陶大爺愛好棋，這普照禪師也喜歡手談，為了這個就在龍泉寺東院租了這個院子，沒事就跟和尚下棋。就這樣陶大爺發現了孔秀，尤其是那雙眼睛，作為綠林人可太好啦，（因為越黑他越看得清楚。）這樣才把孔秀叫到東院。現在老英雄告訴孔秀：你的身體練別的不行，只能練黑道兒的買賣。孔秀樂意，拜陶大爺為師。教孔秀盤腰窩腿，學拳腳軍刀，然後學上道兒，開始偷人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孔秀從八歲開始學藝，眨眼就十二年。這身小巧之藝，很不錯。陶大爺給了他一身夜行衣百寶囊，一口搖山動，把門戶的規矩都告訴孔秀，雖是黑道，也不准越理胡行。二十歲的孔秀，在江湖路上行道，很快的出了名，而且品性端正，闖出個外號叫「走遍天下無遮攔探囊取物。」

孔秀遊歷江湖，來到常州府，自己的錢已不太多了。北門里路東，五間門臉的一個大飯館，黑匾金字「滿春園」，上邊有兩個小字是「清真」。裡邊刀勺亂響，香味籠罩著半趟街。自己想著先吃飯，然後踩道，晚上偷一點錢花。他一進屋，伙計們跟穿梭的一樣，來往端酒上菜，飯座滿著。一個伙計過來。「爺台，上樓吧。」「好吧。」「伙計一聲喊：「樓上看座。」「唉！」

樓上有人答應。孔秀來到樓上一看，人也不少，西邊臨街的樓窗兒，有張八仙桌。孔秀坐好，一邊吃一邊往外看。他瞧路西有一條寬寬的衚衕，路南有兩家大戶人家，敢情這是後門兒。孔秀吃完飯，給完了錢，來到前邊這個衚衕，更顯得寬敞，衚衕口有個木牌子，上邊三個字「清風巷」。東口路北頭一家敞亮大門，東邊有走馬門，一邊八棵門槐，整磚到頂的高牆。裡面房子不少，甲第連雲。再往西來，路北又是一座大門樓。西邊的走馬門，門口也是八棵門槐，磨磚對縫的牆。這兩家都關著門。孔秀一想：今晚就在西邊這家照顧照顧吧。他一看路靜人稀，在走馬門旁邊的牆下，用粉漏子拍了個暗記兒，然後找了個地方休息。耗到天交二鼓，換好夜行衣，小包袱往身後一背，「搖山動」往腰裡一別，飛身上房，施展小巧之能，直奔清風巷。先到牆角認清粉記，用手抹掉，然後上房，加小心各處窺探。到了三層院，北房以內燈光明亮，孔秀施展「珍珠倒捲簾」之技，從橫楣子往裡看，東頭是個暗間，裡邊沒有燈。眼前是兩間一通連兒的屋子，迎面几案盆景都是最珍貴最講究的，八仙桌上放一個五彩的大果盤，上面放著幾個大佛手，散發清香。上首坐著一個千嬌百媚的大姑娘，穿著素衣服，兩隻小腳穿南繡平金的小靴子，一身藕荷色衣裙，係著一條粉綾子汗巾。藕荷色的絹帕，在二紐兒上係著。這姑娘也就是十四五歲，圓臉膛面似出水芙蓉，鸞眉大眼，長得太俊啦。她正坐在椅子上看書哪。孔秀是個正人，他一瞧這是姑娘的閨房，有銀錢自己也不能進屋竊取。他正要收身上房，就看這姑娘一拍桌子，站起身來一挑粉綢子門簾進了裡間屋。也就在孔秀要翻身上房的時候，他的後腰上「叭噠」一下就重重地挨了一彈兒。「唔呀，哎喲。好疼哉。」他知道壞了，一鬆手「喇」的一下，一個「雲裡翻」腳扎實地，抬頭往房上看，剛才那個姑娘，身後背著寶劍，斜身背著彈囊，左手拿插把彈弓正站在房上。（傳說五代時候，四川眉山有一位張遠霄，入青城山學道，遇見一位四目老人傳給他打彈弓。蜀國國主孟昶有一張遠霄挾彈的畫像，後來宋太祖派大將曹彬滅了蜀國，花蕊夫人把這張像就帶到宮中來交給宋太祖趙匡胤了。其實最古的時候，茹毛飲血的年代，父母死了棄屍荒郊，任鳥獸啄食。孝順的兒子研究出擲彈的方法，為的是不忍父母遺體被毀，用彈打鳥，叫「飛土逐肉」，趕走鳥獸。後來人類進一步的發展，彈弓的尺寸是十八拳，兩頭叫「腦兒」，拴這竹排子要用水牛筋，叫「牛筋爪兒」，用別的東西不行。當中盛彈兒的地方叫「鬥兒」。鬥的兩邊並不均等，一邊長些，一邊短些，用的時候短的方面衝上，若要拿反了，這彈正打在自己手腕子上。再說這彈丸要用膠泥，就是有黏性的泥。把頭髮鉸成碎末，還要摻上鐵末，為的是分量重，團成滴溜圓，差一點也不成，晾乾了才能用。）這姑娘左手持弓，右手拿彈，孔秀可叫苦了！他往上一仰頭，「唔呀！」姑娘的彈丸正打在腦門上，孔秀抹頭就跑。這正是姑娘彈打孔春方。